

故事內容

黑色粗體是標題 紅色粗體是分支

(開頭)

下課鐘聲響起，不過又是一天的日常，煩悶的思緒隨著乍響的喧鬧聲劃破寧靜，唯獨沉默不語的我顯得突兀，但在這紛亂的教室中誰也不會察覺。自我可以將世界隔絕在外，高高的一道牆阻斷所有往來，卻也能簡單的被一個舉動破壞所有的平衡，失去立足之點後墜入深淵。

我收拾好書包，踏著隨興又帶著一點急促的腳步走出了教室，放學後人來人往的走廊上，即便與誰擦肩而過都不會引起注意，然而視線的一角卻不經意的撇見她的身影，一聲沉重的話語在我腦中響起。

「這就是你的選擇嗎？」

懦弱、卑怯、恐懼，生命不過如此。即便明白她不會如此強求，這份苛責與她的溫柔毫不相襯--不過是自己內心的膽怯罷了，但正是那份溫柔顯得自己落魄，逐步陷落，我並不想再觸碰更多。震耳欲聾的寂靜朝我襲來，只留下紛亂的腳步停不下來地踩著，在這背後的是怎麼樣的表情呢？光是揣測都是種壓力。

我奔出了校門，不安與惶恐將我窒息，直到世界只留我一人，容不下其他的思緒。我不清楚我是怎麼回家的了，記憶中只留下慌亂的步伐，以及心中的愧疚。

緩步踏入家門，刺耳的爭執聲在哥哥的房間內喧鬧，早已記不清是第幾次了，平時的我會嘗試去調解並緩和氣氛，但現在的我已無力理會，僅能將一切隔離於腦海外追求平靜，就如同憑空祈求幸福般乏力而不切實際。

我明白這裡不是溫暖的避風港，嘈雜的話語使空氣冷冽，唯有冰冷的牆面將我注視。踏入房間、關上房門、倒臥向床、枕頭覆耳.....卻仍然無法隔絕一切噪音。

就讓不願想起的記憶沉睡吧，若將一切阻隔的話是否就能獲得救贖？我不知道。隱約感受到掩蓋之物終將被發掘，即便竄逃也跑不過現實，但此刻的我只能渴求一份解脫，逃離現實，耽溺於夢境之中。

這或許也是個錯誤的選擇。

(開頭2)意識空間的房間

不知道什麼時候睡著了，睜開眼，房間的擺設整齊的排列著，熟悉的書桌，熟悉的櫃子，熟悉的床.....以及不熟悉的感覺。明明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跟我的房間一模一樣，然而不知為何我卻能清楚地察覺到這裡並不是我現實中的房間。

我起身下床環顧四週，一切就如同沒發生過一樣，所有的一切都將在這重新開始。我想起了家裡的各種事情，那似乎是個不那麼正常的成長環境，只要我一打開房門，一切的煩心事又會撲面而來。

這似乎是個不平靜的家，爸爸、媽媽、哥哥、還有我，一切的平衡好像隨時會倒塌。媽媽有憂鬱症，情緒時常進入不穩定的狀態，而這樣的媽媽對我們尤其是哥哥抱有相當大的期待，希望我們能按照她的安排踏上人生這條路，然而正是這種近乎剝奪自主的作法引起哥哥的不滿。

哥哥的性格相當叛逆，或許這就是他對於現狀所表達的不滿吧，不喜歡讀書又總是違背媽媽的想法，情緒激烈又常常與媽媽吵架，我就這樣被夾在針鋒相對的兩人之中。激烈的話語、憤怒的嘶吼甚至是揮舞的刀尖，所有的一切是那麼不正常又如日常般上演，爸爸又忙心於工作時常很晚回家，我被迫處理這樣緊繃膠著的對峙，換來的卻只是一句「不甘你的事」，漸漸的我也累了，總是得看人臉色的我，暗自下定決心不帶給任何人麻煩。

表現良好。這不過是為了不捲入紛爭的作為。

在這騷亂的生活中留存的小慶幸，就是那兩位陪伴著我的朋.....不對，我的思緒開始錯亂了，不知何時起我開始排斥提起家裡的事，也因此在校幾乎總是孤單一人，即便嘗試著訴說也仍然會留下遺憾，最終仍然只能閉口不談。

但即便如此媽媽與哥哥爭執依舊上演，這一切與我只隔著一道房門的距離。

[推開房門]

(開頭3)意識空間探索

我推開房門，然而門外連接的卻不是家裡的客廳而是條不曾見過的走廊，走廊的兩側有著其他的房門，盡頭則似乎是個通往樓下的樓梯，除此之外沒太多特殊的地方。

我朝著樓梯方向走去，雖然兩側也有房間的樣子，但這麼隨意的探索其他空間的話似乎不太禮貌，就這樣我下了樓，眼前的是一個像是交誼廳的公共場所的樣子，大部分的家具似乎都是木製品，柔和的色調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房間的中央擺放著長桌，

有個人低著頭在做什麼的樣子，稍長的白髮擋住了臉頰，專注地模樣在柔和的姿態下也顯得堅毅。

我向他走去，這時我才看清楚桌上的東西，緊握著筆的手在紙上快速地描繪著，似乎是某處的湖景的樣子，好像在哪裡見過記憶卻又不太清晰，但不得不說他的畫令人讚嘆，雖然是半成品，樸素而清爽的勾勒出美妙的線條，這時正努力畫著的他似乎是聽見了腳步聲，轉頭朝我看過來。

似乎看到我注視著他畫畫，他將手稍微移開了些。

「還記得嗎，那時候我們跟忻垣稀他們.....」話尚未說完他便沉默不語，原本提起時臉上的那份雀躍也跟著消失，徒留一份沒落以及空虛感。

「抱歉，我不該提起這些的。說起來你可能還沒掌握狀況吧，現在我們所處的地方是意識空間，也就是我們身體腦海中所架構出的空間，雖然我們同屬一人，但沒有個稱呼大概也不方便，你可以叫我彩羽，如你所見興趣是畫畫。我有一個無論如何也想要達成的約定，因此大部分時間你可能都會看到我在練習畫圖中，但有需要都可以叫我。」彩羽向我解釋道。

其實我多少發現了，這個空間不屬於現實世界，也因為我知道自己有在畫圖，在彩羽身上找到相似點也算是應證我的想法，這就是人格分裂嗎？不得不說跟自己對話的感覺還挺微妙的，如果常常在迷惘中的我也能向他一樣有所決心，是否能夠不將自己拘束在現在的煩惱中呢。

「雖然你應該能大致上感受到這裡有什麼，但你還沒完全掌握這個空間吧，你可以自由的隨處看看，唯獨每個人各自的房間最好經過同意再進去，你想的話我可以陪你去看看。」彩羽這麼說。

「沒關係，我想畫圖到一半被打斷也不怎麼方便吧。」我感受到他的心意了，但我知道打斷專注中的人肯定不是個有禮貌的做法，與我屬於同一個人的彩羽大概也會這麼覺得吧。而他只是對我微微一笑，繼續回到了繪畫之中。

(前置1)

離開了交誼廳，我朝著其他地方走去。

我大致上知道了所有房間，大部分是存放記憶的地方，裡面放了寫許多東西，有考卷、照片、日記等，當我觸碰他們是便會回想起那些事情，在學校上課的內容也好、

媽媽與哥哥吵架的經過也好、或者只是躺在床上發呆的記憶也好，大部分只是些無關緊要的東西，對我來說什麼才是重要的事物呢？

漫無目的的探索到了一個段落，我準備朝控制室走去看看外界的狀況，在路途中我又遇見了另一人，黑色長髮配學生制服，就像是與我同年的學生。

和彩羽不同，看到的當下感受到的是似曾相似的感覺，就像是我們曾經見過面一樣，然而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彷彿心中的拼圖少了一塊，除此之外，我在他身上感覺到了不同的氣息，似乎不像是普通的其他人格。

「你好，我是胡玥晨。你看起來挺困惑的呢，雖然我也對這裡不怎麼了解，但不知到有沒有我也能幫你回答的問題？」

她的一字一句語帶溫柔，讓我有種懷念的感覺，雖然有點在意她與我的關係，但我決定不追問他人的過去。

「那個你好，我是白耀平。我只是在想這裡存放著許多我的記憶，但幾乎都只是一些零碎的小事，能夠珍視的回憶似乎還沒找到呢，不禁讓我思考對我來說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僅此而已，或許我.....」

我開始說不出話了，在這凌亂的生活當中，只要能獲得些許的寧靜已經足夠了，說實在的我討厭這個家的現況，想要逃離一切卻又做不到，這樣的我還能渴求更多的幸福嗎，至少現在的我無法這麼認為。

「那麼你覺得，你最害怕失去的東西是什麼呢？」看到我這副模樣，她向我拋出了問題。

最害怕失去的東西嗎.....大概是.....

>>失去自己目標

>>失去家人朋友

(前置2)

「這樣啊，你能回答這個問題也代表著你還沒放棄吧！」她這麼對我說，「或許我們都經歷了些異於常人的過去，心中也都充斥著各種煩惱及痛苦，但我希望你能堅持自己的信念，也要記得身邊還有我們其他人的陪伴，遇到困難時就讓我們協助你，一起度過這個難關，而當有一天你遇見需要協助的人們，你也能陪伴他們給與力量，我希望你能做出不讓自己後悔的選擇。」

她的眼神十分認真，就像是要把人感化一樣。

「啊對了，即便你認為你做了錯誤的選擇，也請不要就此放棄，勇敢的去面對那些錯誤吧，你若還有這份決心，我相信你能重新找回你重要的東西。」

聽完了這番話，我多少感受到了激勵，但果然一個人的思緒是不可能如此快的被拯救吧，心中還殘存著些哀嘆與，接下來他告訴我有東西想討論或者有事情需要協助的話可以找他談談，我們結束了對話，繼續朝著自己的方向前進。

我來到了控制室，將意識投射到現實的身體。

[回到現實]

(前置3)

睜開雙眼，我回到了現實，撇了眼手機確認時間，早上的6點45分。

根據日期來看是應該是我睡著後的隔一天，桌上擺放著昨天老師出的作業，看起來我在意識空間的期間有人幫我把這些都完成了，字跡相當工整，會不會是我還沒接觸到的人格呢，不過由於上學時間快到了我便沒有多家在意，我將東西都收進書包、換好制服，出門上學。

今天仍然是個普通的上學日，除了不時想到意識空間的事情外就沒什麼特殊的了。

在班上我的成績算好，雖說和同學都有基本的互動但也稱不上關係好，我極少提及與自己有關的事，或許在其他人眼中我是個沉默寡言又神秘的人物吧，雖說我也希望有幾個能談心的對象，但我一直沒辦法踏出這一步，就這樣的學校生活幾年過去了，我也漸漸的習慣了一個人的感覺，即便如此內心仍然是渴求朋友的，因此人格分裂後我似乎多出了幾個能談話的對象，為此還算是高興的事吧。

下課鈴再度響起，一天的課程又結束了。

出了校門，我踏著慢悠的步伐朝家裡回去，刻意拖慢速度或許是不想面對家裡的種種事情吧，但今天我有想要確認的事。早上完成作業的究竟是誰呢，我打算回房間進入意識空間尋找，至少彩羽他們可能會知道是誰吧，想著想著我回到了家裡。

不意外的，打開門的瞬間吵鬧的聲音從客廳傳來，大概是哥哥又翹課去哪裡玩了吧，不過我還有自己的事情要處理呢，不如說現在的我剛面臨人格分裂這種突發事件，吵架事件的出現又使得我稍微措手不及，雖然不去理會事件也會如往常的劇本般收尾，但完全不理會似乎又不太好的樣子呢。

我覺得我還是.....

>>去客廳阻止媽媽和哥哥吵架

>>直接回房間進入意識空間

(前置分支-客廳)

我放下書包走到了客廳，爭執的內容漸漸聽得清楚。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我說話，你這麼不想讀書不如死了算了。」

一如往常激烈的言語呢，不如說這還算是普通的了，情況慘烈時可不是只有嘴上說說而已，拿著菜刀的媽媽用刀尖對著哥哥，而哥哥也毫不示弱地說著殺了我啊之類的激進言論，抱持著“只要還沒動手就還算沒問題”這種想法的我也變得奇怪了吧，雖然也曾有“過不如就這樣讓一人死去”期待，甚至是“不如你們殺了我讓我解脫”的想法，但我是絕對不會將這些說出口的。

走向前正準備該開口勸阻時，一個聲音卻在我腦中響起。

「讓我來幫你吧。」

我感受到了有其他人在操控我的身體，大概是我下意識將主控權交出去了吧。

“我”走到了媽媽和哥哥的中間，雙手張開擋在兩人之間。

「停，不要再吵架了。」

「不關你的事不要插嘴。」想起來媽媽總是這樣我排除在外呢，然後每次我便不知道要說什麼了，只能看著兩人繼續吵架。

「家人的爭執當然和我有關，而且你們吵鬧的聲音也會打擾到其他人吧，還有就算繼續吵下去哥哥也不會聽下去，不如先停下讓哥哥回房間，媽媽你也需要休息一下吧。」

「……白彥平，你給我回房間讀書。」媽媽似乎妥協了，似乎是沒見過“我”這種突然的舉動吧，哥哥也沒說什麼，只是嘖了一聲便跑回房間去。

然後我感受到身體操控權回到我手上，“我”則在腦海中留下了一句「等等到意識空間找我吧。」

見媽媽不打算搭理我的樣子，過一會兒我便回到房間。

[進入意識空間]

(前置分支-客廳-2)

進入意識空間，我走到了交誼廳，在那裏等著我的是個棕髮的女生，見到我走來他便向我打招呼。

「你應該已經見到彩羽他們了吧，那最後就剩我的自我介紹了吧，你可以叫我和祈，剛才感覺你到客廳時似乎有點顧慮的樣子，我就想辦法試看看阻止他們爭吵了，希望你不要太介意。」她這麼對我說。

「不會，不如說如果能就這樣改善家裡的氣氛就好了，謝謝你的幫忙。」和祈的推測是正確的，如果是我的話大概會在被說與你無關時就退縮了吧。

「如果能幫上忙就太好了，畢竟都是一個人嘛。果然我還是希望家裡能變的和平一些阿，總是一直爭吵就算在旁邊看也會變得難受，可以的話我希望能鼓起勇氣，努力讓大家關係不要這麼凝重，就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吧。」

果然是這樣嗎，人格分裂後我的自我被拆散成許多部份，如果說彩羽是我想要尋找自我價值的那部分，那和祈便是基於我對於家人的想法所構成的吧，接下來可能還會一起經歷許多事情，如果能一起努力或許能有所改變吧，雖然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夠抱有期待，但我決定先這麼相信。

「說起來你對我們有什麼想法嗎，作為主人格的你也需要考慮這些問題吧。不如這麼問吧，你目前看起來誰跟你最有共鳴，或著你認為最相似的呢？」

也是，我們是同一個人，只要人格還沒統一為一個完整的我之前都必須互相扶持，說起來最能產生共鳴的嗎？我沒有太多把我，但目前要我選一個的話應該是.....

>>彩羽

>>和祈

>>胡玥晨

(前置分支-回房)

我無視他們的爭吵回到了房間，隱約的還是能聽見爭吵的內容。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我說話，你這麼不想讀書不如死了算了。」

一如往常激烈的言語呢，不如說這還算是普通的了，情況慘烈時可不是只有嘴上說說而已，拿著菜刀的媽媽用刀尖對著哥哥，而哥哥也毫不示弱地說著殺了我啊之類的激進言論，抱持著“只要還沒動手就還算沒問題”這種想法的我也變得奇怪了吧，雖然也曾有“過不如就這樣讓一人死去”期待，甚至是“不如你們殺了我讓我解脫”的想法，但我是絕對不會將這些說出口的。

不，繼續放在心上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只會使我自己心煩意亂，我連自己的現況都還沒掌握了，似乎沒太多心力顧及其他人。

就這樣我忽視周圍不時傳來的吵雜聲響，倒臥上床。

[進入意識空間]

(前置分支-回房-2)

進入意識空間，我走到了交誼廳，在那裏等著我的是個棕髮的女生，見到我走來他便向我打招呼。

「你應該已經見到彩羽他們了吧，那最後就剩我的自我介紹了吧，你可以叫我和祈，剛才聽到客廳在吵架時雖然想過去做些什麼，但你似乎有所顧慮的樣子，我便沒特別做些什麼了，不過下一次希望你能讓我試看看。」她這麼對我說。

聽起來她還挺在乎剛才的爭吵聲，即便我也是如此，但曾經不斷的嘗試挑解氣氛的我在經歷各種失敗與不被理會後便退縮了，如果我能再次嘗試看看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呢？我不知道，但就過去經驗而言很難有所成效，但和祈似乎不打算放棄的樣子。

「果然我還是希望家裡能變的和平一些阿，總是一直爭吵就算在旁邊看也會變得難受，可以的話我希望能鼓起勇氣，努力讓大家關係不要這麼凝重，就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吧。」

果然是這樣嗎，人格分裂後我的自我被拆散成許多部份，如果說彩羽是我想要尋找自我價值的那部分，那和祈便是基於我對於家人的想法所構成的吧，接下來可能還會一起經歷許多事情，如果能一起努力或許能有所改變吧，雖然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夠抱有期待，但我決定先這麼相信。

「說起來你對我們有什麼想法嗎，作為主人格的你也需要考慮這些問題吧。不如這麼問吧，你目前看起來誰跟你最有共鳴，或著你認為最相似的呢？」

也是，我們是同一個人，只要人格還沒統一為一個完整的我之前都必須互相扶持，說起來最能產生共鳴的嗎？我沒有太多把我，但目前要我選一個的話應該是.....

>>彩羽

>>和祈

>>胡玥晨

(前置4-進入主線)

「這樣啊，不過我們還有更多機會能認識彼此，或著說認識自我。所以沒必要用現在的狀況拘泥自己，接下來也請多多指教。」和祈這麼對我說。

「嗯。」我還有許多問題要面對，雖然不知道未來如何，但身邊能有夥伴的感覺還是讓我自信不少，雖說這些夥伴也是自己就是了。

說起來他們都是我所組成的人格，那麼就我對自己的了解，他們心中大概也存在不少的壓力吧，表面上雖然看起來都還算輕鬆自在，但可能私底下默默地忍受著痛苦與孤獨，也因此我不能僅僅作為主人格依賴他們，雖說敞開心胸是對我們來說大概是非常困難的事，但作為同一個人的我們還是得互相扶持才行。

似乎是看出我在想什麼的樣子，和祈朝我說「我們會一同努力的，至少我們都還期待能有個好的改變對吧，而且不只我們，你也會找到其他陪伴你支持你的人，就像是之前總是和你談心的胡玥.....」話卻到這裡就中斷了。

「你是指胡玥晨？」我問她。

「不，大概不是你想的那樣.....對了，你大概有注意到吧！昨天你在意識空間的時候我在操控身體，我想說就這樣過去一天作業還是有人得寫，所以我就把它完成了。」和祈露出傻笑，強硬的轉變話題。

彩羽也好和祈也是，似乎都有些事情不願和我講明，彩羽也有提到約定之類的事但我完全沒有印象，但他們有這種反應大概是認為我現在不適合了解這些吧。畢竟才剛人格分裂，有所顧慮是正常的，而且我認為他們這麼做都是為了考慮我的感受，因此不追問等到他們自願告訴我才是比較好的做法吧。

因此我只是向她微微的點的點頭，今後我們還有許多要一起面對的事。

主線1(紅色主線)

放學回到家的白耀平，聽到哥哥的房間又傳來刺耳的爭執聲。他走進一聽，發現是哥哥偷偷買了幾瓶酒放在房間，媽媽發現後大發雷霆。白耀平將哥哥的房門打開一個縫隙，站在外面偷看。

「跟你講過很多次，為甚麼總是讓媽媽操心呢？」劉雪綾看著兒子桌上的酒瓶說道。

「媽，我這次考試已經有考的比上次好了，你也有看到成績單吧？」白彥平不耐煩的回答。

我該去幫忙嗎？

還是...

>>走近調解

>>直接回房間

(>>走近調解)

「那個...」白耀平悄悄出聲。「媽，哥這次真的有稍微認真一點了，你可以不要這麼生氣嗎？」

「不關你的事，白耀平。」劉雪綾沒好氣地回答。「你回家了就趕快去房間讀書，不要來吵哥哥。」說完，她又轉回去面對白彥平，繼續他們的爭吵。

我只是想來調解你們之間的衝突。這些話白耀平只敢放在心中不敢說出口。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們吵架。

這次和祈沒有出來幫我——不對，我應該也要自己嘗試解決才對，但我還是做不到...

他默默地關上哥哥房間的門，走向自己的房間。進房後，他隨意的把書包丟在牆角，脫去沾滿汗水的制服，換上昨日的睡衣，躺到床上用枕頭蓋住自己的頭。

「去意識空間吧，那裡至少不像這裡總是紛爭不斷。」

說完，他便沉沉睡去。

(>>直接回房間)

算了吧，在這裡講話也只會被無視，就像之前每一次我想調解時，最後幾乎都是以失敗收場。白耀平想著。

他默默地關上哥哥房間的門，走向自己的房間。進房後，他隨意的把書包丟在牆角，脫去沾滿汗水的制服，換上昨日的睡衣，躺到床上用枕頭蓋住自己的頭。

「去意識空間吧，那裡至少不像這裡總是紛爭不斷。」

說完，他便沉沉睡去。

-

來到了空無一人的交誼廳，白耀平想著不曉得大家都在做些什麼，他走近離交誼廳最近的彩羽的房間敲了敲門，卻發現沒人回應。

是去哪裡了呢？白耀平疑惑地想著。

接著，他來到隔壁的和祈的房間，卻發現和祈也不在房間裡。突然，他身後傳來了胡玥晨的聲音。

「你找他們兩個嗎？」胡玥晨溫柔地問著。「他們兩個似乎在控制室哦。」

「啊好的，謝謝妳。」白耀平禮貌的點了點頭便往控制室的方向走去。

他們兩個會在那裡幹嘛？白耀平邊走邊疑惑著。還沒踏進控制室，他就聽見裡面的兩

人在爭吵——或許用激烈的溝通的描述比較貼切，畢竟他們都是溫柔又情緒穩定的人。

「讓我用吧，讓我去和媽媽還有哥哥溝通。」是和祈的聲音。

「上次已經讓妳出去寫作業了，該換我了。」這次則是彩羽的聲音。

「但你分明知道白耀平最需要的是什麼。」

我最需要的？我最需要的是什麼？

再仔細聽一下他們的對話吧！白耀平心想。

「白耀平心中希望的，就是媽媽和哥哥不要再吵架，他心中一直有想要讓家裡變得更好的想法，你也知道的吧？」

白耀平看到彩羽點了點頭。

「既然如此就讓我出去吧。」

接著，他看到彩羽往控制室的門這裡瞥了一眼，彩羽發現了他的存在。

「原來你在啊」彩羽主動找他搭話。「剛剛的對話你都聽到了吧？」

「啊...對，我都聽到了」白耀平不知為何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總覺得有點感謝你們的存在，讓我算是多了解自己一點？」

「哈哈客氣什麼啦」原本正要接管控制室的和祈朝他們的方向走了過來。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畢竟我們是因為你對家人還有朋友的心意而誕生，我們的使命便是要幫你達成我們各自繼承的心意，幫助你成為更好的白耀平，如果沒有你也不會有我們。」

白耀平看著眼前這位嬌小的女生勇敢、善解人意、溫柔和煦的模樣，不禁覺得有點受到安慰，想到她等等要面對這個破碎的家，卻又覺得有些愧疚。

「我們走吧」彩羽的呼喊聲將他從自己的思緒中拉了出來。「接下來就交給和祈，她沒問題的。」

-

和祈

呼...這樣就沒問題了！和祈內心想著。我一定會幫你好好的和媽媽還有哥哥溝通的！

-

當白耀平——不，應該說是和祈醒來後——他看了一下手機顯示的時間。

09:38...看來又睡到了隔天，啊不就還好今天是假日。

和祈下床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儀容，接著走出房門，他發現媽媽不在家，似乎是出門去

買早餐了。

這是個和哥溝通的大好機會！不知道他醒了沒...？

和祈走進白彥平的房間，發現哥哥坐在房間書桌前認真的盯著螢幕，手指不斷忙碌地敲打鍵盤，似乎是在打電動。

「欸哥！」和祈突然出聲大叫，嚇得白彥平差點從椅子上跌了下來。

「你幹嘛？」白彥平暴躁的回應和祈，眼神甚至沒有離開過螢幕。

「沒有啊，就想找你聊天，稱現在媽不在，我們可以聊一下...關於..這個家的狀況...」

「要怎麼聊？這個家不就這樣？」白彥平暫停了遊戲，轉過來面對他的弟弟。

「媽媽每天都在發瘋，爸爸每天都不在，大概只有我跟你是正常人吧。」

「聊了又能改變什麼？」白彥平拋出了一個震撼的問句。和祈雖然也很清楚白彥平的個性，但當真的在面對他時，他還是稍微被他的氣勢給震懾到無法直接回話。

「我想說...我們可以討論怎麼讓這個家關係稍微變好一點啊~我們一起努力改變媽啊！怎麼樣？」

白彥平看著眼前這個弟弟，雖然外表還是跟平常一樣，但不知怎麼的總有一股說不出的怪異感，感覺...有點過於開朗、比平常還愛講話？總之就不是平常的那個他。

「欸，你是誰？」白彥平直接了當的問。

和祈被眼前這位男子的敏銳還有直接嚇了一跳，她沒想到第一次見面就會被發現，也沒有想到他會直接開口問。但是和祈轉念一想，既然要和他好好溝通，表明自己的身分應該算是很基本的一件事，只是...要怎麼講才不會讓他對「白耀平」這個人感到奇怪呢？

同時，白彥平看著眼前又沉默下來的弟弟，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講錯話了，說不定其實這只是他不認識的弟弟的另一面？

「那個...」白彥平率先開口，沒想到卻聽到了極度令他震驚的回答。「我叫和祈！」

「蛤！！」和祈看到白彥平震驚到下巴都快掉下來了。

「對，初次見面你好，我是和祈！」說完，和祈對白彥平伸出了手示好，白彥平也懵懵懂懂地握手示意了一下。

「你應該嚇到了吧，但沒錯，白耀平是一個有多重人格的人，而我是白耀平產生的其中一個人格，我繼承的是他想要讓家裡變得更好的感情，所以我現在出來就是為了和你還有媽媽好好溝通的。」和祈一股腦地將所有來龍去脈全講了出來，她自己也不確

定對此時此刻來說是不是對的，但她知道對未來一定有幫助。

「我知道你現在可能很難接受」和祈繼續說著，但她稍微將自己的語調放輕放柔軟。

「如果你需要時間，那我就先走了。」

「欸，等一下」白彥平開口挽留了她。「額...那個，和祈，你可以再多跟我說一點關於你還有我弟的事嗎？」

和祈將自己還有白耀平在意識空間發生過的所有事都告訴了白彥平，她看著眼前這個男子的表情不斷的在疑惑、悲傷、震驚、寬慰中變動，和祈自己也不確定他到底聽進了多少？唯一能確定的是，白彥平目前對她沒有一點敵意。

至少是個好的開始吧！和祈心想。

「好...我聽了這麼多，我已經知道妳是來跟我溝通的了，那所以，我們要怎麼做？」這個人接受的這麼快啊？和祈心裡暗自高興著。

「我想先問，關於家裡現在的狀況你有什麼想法嗎？」和祈溫柔地問著。

「額...就蠻麻煩的啊」白彥平不屑的回答。「雖然我會制止媽媽這樣發瘋，但我也知道這不是長久之計，不過不知道怎麼從根本解決就是了。」

「我能理解，這樣看來你也是想讓家裡狀況好轉的對吧？」和祈繼續問道。

「當然啊，不然很煩欸，每天都只會叫我去讀書。」

「那你內心有想做的事嗎？除了讀書以外」

「嗯...好啦，雖然我從沒跟任何人講過，但好像可以跟你分享」白彥平突然不好意思的抓了抓頭。「我想成為專業的調酒師。」

和祈看著眼前這個平常對什麼東西似乎都不屑一顧的男子，在講到自己的夢想時眼神發著光，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

「那很好啊！我支持你的決定，但我們必須先讓媽媽聽這些想法——」這時，剛好傳來了媽媽用鑰匙開門的聲音。「不如就現在去講吧！」

「現...現在？你確定不會又吵架？」白彥平不可置信地看著和祈。

「我在啊，不用緊張啦，我先去跟媽講一下話你再出來。」和祈擺了擺手叫白彥平回房間後便蹦蹦跳跳的跑去劉雪綾面前。

-

「媽～你回來囉！」和祈走過去幫媽媽把東西都拿到餐桌。「外面天氣很熱吧，你先坐下來我幫你去倒水。」

劉雪綾看著今天異常活潑的小兒子覺得有些奇怪，但又覺得內心有股莫名的溫暖。

「你怎麼不在讀書呢？」劉雪綾問道。

「我跟哥哥想和媽聊一聊關於我們未來的事，可以嗎？」

「未來？有什麼好聊的，趕快去讀書！」

-

回到房間裡的和祈躺到床上，他知道自己第一次的溝通失敗了，雖然成功的和哥哥當上好朋友，但媽媽那關還是無法突破。

「也許是還要一點時間吧！」和祈看著天花板自言自語著。隨後，他便沉沉睡去。

-

和祈走出控制室回到了交誼廳，看到白耀平、彩羽還有胡玥晨在客廳各自做著自己的事，她覺得有必要向白耀平報告一下現在的狀況，於是她走去白耀平身邊坐下。

「白耀平，我有件事要和你說。」和祈開口。「我們去我房間好嗎？」

白耀平點點頭，和和祈一起走進她房間。

「怎麼了」白耀平邊帶上門邊問道。「溝通還順利嗎？」

「可以說是太順利吧...雖然你哥很快的就接受了，但媽媽那邊就...」說完，和祈露出了愧疚的表情。

>>也是啦...

>>嗯...

-

(>>也是啦...)

「沒事啦，我能理解，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白耀平溫柔的安慰著和祈，他很清楚這不是她的錯，只是還需要時間才有辦法達成。「謝謝妳。」

「以後如果有需要我還要請你幫我呢！我們就再一起加油吧！」說完，他便轉身離開和祈的房間。

「沒問題。」和祈用溫柔的眼神看著白耀平離開這個房間。

-

白耀平走到交誼廳，看到正在做自己的事的其他人格們，他決定回到控制室，讓自己清醒回到現實。

-

(>> 嗯...)

白耀平沉默不語的看著地板，他心裡明知道這不是誰的錯，卻又下意識的想要逃避，也許是因為自責，也許是對現況感到無力。

「我真的很抱歉」和祈說道。

白耀平什麼話都沒有說，轉身離開了和祈的房間。

走到交誼廳，看到正在做自己的事的其他人格們，白耀平覺得無力感又更沉重了，對於自己、對於家庭的問題他都無力解決，他決定回到控制室，讓自己清醒回到現實。

-

(爆發)

白耀平睜開眼睛，看了看手機顯示的時間，06:30，又是該起床準備上學的日子。

他將東西都收進書包、換好制服，出門上學。一如往常，今天仍然是個普通的上學日，除了時不時想到和祈的事情外就沒什麼特殊的了。

-

放學回家，踏進家門的那一剎那，又傳來了媽媽和哥哥刺耳的爭執聲。

「今天補習班老師又打電話來，他說你昨天的數學課又翹課了。」

「已經第五次了，白彥平。」

「媽媽把你送去補習班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你的將來啊！媽媽是為了你好，希望你可以出人頭地，你有感受到媽媽的用心良苦嗎？」

「你有看到媽媽為你做了多少事嗎？媽媽是愛你才會這樣的啊！」

又來了。白耀平心想。

這種對話每天都會出現，然後等等就換哥哥...

碰！

「媽，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白彥平從書桌前用力站起身，椅子順勢往後撞上牆壁。

「我不喜歡去補習班，我想做自己的事。」

「如果可以的話，媽，請你把注意力多放一點在弟弟身上吧！」

「媽媽跟你說過很多次，媽媽是愛你才會這樣，你怎麼就不懂呢？」

「為什麼不能當個聽話的乖孩子？」

「接下來要考學測了，你不能這樣輸在起跑點上，你都不知道前幾天隔壁鄰居和我說他們家小孩...」

白耀平選擇戴上耳機。「這些對話我已經聽過300次了。」他低聲咕噥。

接著，他看到媽媽拿起菜刀，就像以前的每一次爭執一樣。

然後哥哥等等就會阻止媽媽，兩個人和好——

——然而，這次卻發展成他從沒想像過的畫面。

白彥平用力推開媽媽，自顧自的往家門外衝，白耀平看著哥哥往上樓的樓梯那個方向跑，一個箭步也跟著衝了出去。

「跑太快了吧...」白耀平一邊奔跑著一邊碎念。

他看著哥哥不斷往頂樓的方向跑，內心閃過不安的想法。

碰！

白彥平大力推開了頂樓的門，不顧一切的往頂樓邊緣跑。

「我受夠了！我真的受夠了！」白彥平幾近瘋狂地對著空氣大吼。

「為什麼我要出生在這種家庭？我再也受不了了！」

前面和和祈互動不好(前面選擇>>嗯...)

說完，他便一躍而下。

碰！

白耀平看著哥哥的身影消失在視線範圍之中，一切都快到他還來不及反應。

什麼...？哥哥呢？他去哪裡了？

白耀平的腦中一片空白，站在原地好一陣子，直到聽到樓梯間傳來著急的高跟鞋聲才將他喚回現實。

他走近哥哥剛剛在的地方往下一看，看著哥哥倒在地上的身影，他知道哥哥已經離開了。

「彥平！彥平你在哪裡？」劉雪綾著急的呼喊著。接著，她看到地上的寶貝兒子的身影。

「快叫救護車！」

-

「很抱歉，您的兒子因失血過多，且全身多處重傷，經過搶救仍無法保住性命，請節哀。」醫生面色凝重的表示。

「不要...」

「彥平...你快回來...媽媽要你回來...！」

劉雪綾跪在白耀平的面前痛哭，不斷的重複這幾句話。

看著這樣的媽媽，回想過去10幾年來家裡的景象，白耀平心中萌生了一個想法...

>>那就讓哥回來吧

>>哥已經不會回來了

(>>那就讓哥回來吧)

「我知道了。」白耀平默默地說了一句。「哥會回來的。」

就這樣吧，這樣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了。

-

回到家後，他坐在房間沙發閉上眼，來到了意識空間。

看著正在畫畫的彩羽、在角落看書的和祈，還有碰碰跳跳正朝他走來的胡玥晨，他心中湧現一股不捨的複雜情緒。

我必須忘記他們，忘記這一切。

「再見。」

接著，他產生了一個名叫白彥平的人格，繼承了哥哥的名字、個性、所有他記得的關於哥哥的事以及記憶片段，並強制讓其他人格消失，包含自己的主人格——白耀平。

-

白耀平——不，白彥平——醒來後，看了一下四周，發現自己身處一個似曾相似卻又想不起來的地方，看到身上穿著繡著白耀平三個字的制服。

「這什麼啊」他不屑的看了一眼便脫掉，換上了上面繡著白彥平三個字的制服。

看著鏡子，他把整齊的平瀏海往上梳並用髮膠固定住，變成白彥平平常的形象。

走出房門，看到坐在客廳沙發痛哭的媽媽，他決定開口叫她。

「媽。」白彥平出聲喊道。

「彥平？你是彥平嗎？太好了...媽就知道你一定不會丟下媽的！」劉雪綾大力抱住白彥平，絲毫沒有任何的懷疑。

從此之後，白耀平這個人消失於世界上——正確來說他以「白彥平」的身分活著，度過了他的餘生。

-THE END-

結局1

(>>哥已經不會回來了)

「媽，哥已經不會回來了。」白耀平冷靜地說「請您接受這個事實。」

「你胡說！彥平不會丟下我的...我這麼愛他...」

「我的寶貝兒子...」

-

哥哥死後的日子，劉雪綾每天都活得有如行屍走肉，口中不斷重複著白彥平這三個字。

幾週後，媽媽開始收拾行李。

「等等，你要去哪裡？」平常沉默的白井良罕見的開口。

劉雪綾彷彿沒有聽見般，繼續收著她的行李。

「劉雪綾你要去哪裡？你有聽到我說話嗎？」白井良走近劉雪綾拉了一下她的肩膀，將她面對自己。

「我不知道...」劉雪綾將頭抬起來面對丈夫，滿臉都是淚水。

「我已經不知道在這個家有什麼意義了...彥平死了，我的寶貝沒了，我...」

「我想離開這裡...」劉雪綾低著頭啜泣著。

白井良不曉得自己能做什麼，平常他總是因工作而不在家，即使知道他的妻子在這幾年已變得逐漸失控，家裡的關係及氣氛也變得不如以往和諧—甚至可以說是變得詭異，他也無從下手解決這個問題，久而久之，他也不想理會這個情況了。

現在看著淚流滿面、哭著說要離開家的妻子，白井良壓抑住心中一絲想要挽留她的衝動，他決定放過自己，也放過所有人。

「好。」白井良嘆了一口氣後說道。「那就這樣吧。」

劉雪綾收拾完她的行李後就離開了家。

白耀平看著媽媽離開的背影，心裡有許多話想說，但卻不曉得該從何說起，於是他走回了自己房間。

他躺到床上任憑無力感蔓延全身，過了不久他便進入沉睡。

-

進到意識空間後，彩羽他們花了好長的時間陪著我聊天，試圖激勵我恢復精神，心中湧起一份欣慰，卻也夾雜著些許愧疚感，但說起來他們最在乎的應該是我有沒有好好的達成自己的心願吧，既然如此我便要好好的面對自己才行。

我讓彩羽他們去休息並讓我自己靜一靜，我決定在這意識空間內繞一繞，順便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懷念的回憶，有媽媽在的日子雖然不太平靜，但這才是我們一家人的樣貌。

我找到了許多過往的記憶，全家一同出遊的照片，雖然更多是看見媽媽責罵我們的過去，但回憶起來還是無比感慨。

找著找著，存放記憶的地方有個東西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一台手機，即便沒人觸碰螢幕仍持續亮著，畫面上顯示著從胡玥晨傳來的訊息，內容要點開才看的到，勾起我強烈的好奇心。和祈曾提到過胡玥晨過去總是和我談心，即使他沒有繼續多說些什麼，但總覺得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只要我觸碰這台手機便能夠得到答案了吧。

[[伸出手觸碰手機]]

【過去】

我什麼都想起來了，包括那些不願回首的過去也是。

我被拉入回憶之中，被逼迫再次經歷這痛苦。

那天，胡玥晨傳來了訊息希望我們能聊一聊。

由於是假日，我們只通過電話的方式聯繫，但現在的我知道，她只是不願當面和我提起這些。

接通電話之後，電話的另一頭卻遲遲沒有給予回應.....只有微小的、緊促的呼吸聲。

那時的她是什麼表情呢？我不願猜測。

過了許久，帶著微弱而低迷的語調，她開口了。

「我可能...活不久了，真的、真的很痛苦，拚死活著也好，等待死亡也罷，我已經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了，你也能體會這種心情吧。」

「所以我想.....你能不能允許我去死呢，倘若我自殺的話，我算不算...戰勝疾病了呢，這樣的話...一切的痛苦是不是就能結束了。白耀...我能不能...就這樣死去呢.....」

破碎的言語劃破我的胸口，剝奪我的呼吸直到暈眩。我多想出聲制止她的這個想法，話語卻始終卡在喉嚨不得動彈，要一個人繼續忍受痛苦持續下去不是很殘苦嗎，正因為我理解這種掙脫不掉的痛苦，我始終無法要求她努力活下去。

無法擺脫的明天、一再到來的痛楚與困苦、追求解脫的小小願望，我們依舊被囚禁於無盡的網中央。

即便如何嘗試，吐出口的卻只剩下

[[「我.....。」]]

整排對不起

【對不起...】

然而道歉並不能挽回一切。

由於病情惡化，長期受苦於疾病的胡玥晨承載不住精神上的壓力，最後決定打電話來向我訴說想法，在她向我說完那段話之後，我始終無法給她答案默許了她的作為，正是此時我感受到了我的無力。

不久之後我便得知胡玥晨嘗試自殺的消息，但由於弟弟及時發現所以成功救了回來。但是...但是，如果弟弟沒有發現的話，那麼我是不是剝奪了本應繼續活下去的生命，我是不是算親手殺了我最重要的朋友呢。

後來胡玥晨的病情奇蹟似的好轉，漸漸地能夠恢復日常生活，但也因此我的愧疚感越發加深，在學校總是刻意避開可能會遇到她的地方，但始終逃不過彼此相遇的命運。我逃跑了。帶著強烈的自責與恐懼逃跑了。她或許對我很是失望吧，至少我無法再接納自己。

「祝福吧。」彩羽的聲音將我從回憶的漩渦中拉回。「既然你都看到了，也都想起來了，我覺得對你來說祝福是最好的選擇。」

祝福嗎？

也許是吧，過去的事情多做些什麼也無法改變，既然兩人的關係如今已變成這樣，抱著希望對方能好好活下去的心意祝福她，然後從此不再相見，或許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選擇。

我向彩羽點了一下頭表示謝意便走到交誼廳，看到交誼廳中的胡玥晨，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沒事的」她彷彿是能讀懂我的心思般率先開口。「我能理解你的決定，我也會發自內心的祝福你。」

接著，我看著她的身影在我的眼前變成點點星光，隨後消失在空氣中。

我走到了控制室，企圖回到現實。

-

回到現實的白耀平，拿起手機點開胡玥晨的聊天室，發送了一段很長的訊息，內容大致是在說對於過去的事情的抱歉，以及對於曾經擁有這段情誼的感謝，並希望兩人在往後的生活都能彼此祝福並過得安好。胡玥晨在訊息傳送後不久便回覆了，她也很感謝曾經擁有這段感情，雖然曾經發生了一些事，但她並不怨恨白耀平，她也很希望兩人在往後的日子都能好好生活，兩人也約好日後除非必要否則就不再相見，兩人會在各自的人生路途為彼此應援。

-THE END-

結局2

前面和和祈互動良好(選擇>>也是啦...)

「讓我出去！我來跟他講！」

突然，他聽到和祈的聲音，是從意識空間傳來的。

「等等！」白耀平叫住了哥哥。「和祈...和祈有話想和你說。」

接著，白耀平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被和祈快速的掌控。

「白彥平。」和祈溫柔地叫著。

「我們先從那個地方退回來，好嗎？」

說完，和祈便往白彥平的方向走去，伸出手拉著他從屋頂邊緣走向中間，白彥平像個孩子一樣默不作聲的照著他的話做。

兩人坐在屋頂中間。

「我想結束這一切...」白彥平率先打破沉默。「我不想再看到媽媽幾近瘋狂的樣子，不想再受到媽媽令人窒息的『關愛』，不想再聽那些話了...」

「我都知道」和祈說。「我都看著呢。」

「但這樣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而且你曾說過你想要家裡關係變好，也想成為一位專業的調酒師不是嗎？」

「我們回去吧，一起好好溝通，我會陪著你。」

-

全部人回到了家中客廳，坐在沙發上面面相覷，氣氛凝重的讓人害怕。

「我們一起好好談談吧！唯有這樣才能讓我們家變好」和祈率先開口。接著，他轉身面向媽媽。

「媽，你知道哥一直以來想做的事情嗎？」

劉雪綾沒有回答，似乎還沉浸在剛剛白彥平試圖自殺的恐懼與驚慌之中。

「兒子，你想做什麼？」平時總是沉默寡言的白井良開口問道。「告訴爸吧。」

白彥平懷疑的看了一下和祈，他不確定該不該開口，但和祈給了他一個肯定的眼神，並用唇語告訴他「沒問題的」，這句話讓白彥平彷彿吃了定心丸，於是他轉向爸爸。

「我想當調酒師」白彥平堅定地望向爸爸的眼神。「我想在酒吧學習如何—」

「你在說什麼傻話？！」白彥平還沒說完話便被劉雪綾打斷。「媽媽這麼辛苦栽培你到大，你居然...居然說要去什麼...酒吧？你有把媽媽的用心放在心上嗎？我—」

「夠了！」白井良出聲制止自己的老婆。「老婆，先讓兒子表達自己的想法好嗎？」接著，他轉向白彥平。「你繼續說。」

「我想在酒吧當學徒，學習如何當個專業的調酒師，我也有在找資料自學一些當調酒師需要的知識或技能...」白彥平講到這裡頓了一下。「希望...希望你們可以支持我...」

「你不愛媽了嗎？為什麼不接受媽幫你安排的路？」劉雪綾哭喪著臉看著白彥平。

「我沒有不愛媽！」白彥平激動的對著劉雪綾喊著「我很愛妳，正因為我很愛妳我才希望妳可以支持我、肯定我...」

「也因為我很愛妳所以我不喜歡和妳吵架、不喜歡看妳每次吵架都拿著菜刀企圖做傻事、不喜歡妳每次都叫我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白彥平講到這裡開始哽咽，劉雪綾看著平常傲氣凌人的兒子哭得像個孩子，不禁也流下眼淚。

在一旁看著的和祈，心裡默默浮起一個念頭。

「媽、哥、還有爸，不如我們一起去找心理諮商師吧！尋求專業的幫助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

自從大家開始一起去心理諮商後過了一陣子，這陣子家裡的氣氛逐漸變得平和許多，雖然偶爾還是會有些小紛爭，但整體而言比起之前算是好了許多。和祈接管控制室跳出來幫忙解決問題的頻率也大幅減少，大部分都是在意識空間幫助白耀平如何更好的調解家裡的紛爭，再由白耀平本人來處理，這段日子因為和祈的幫忙與開導，白耀平與人交往的能力也大幅提升。

-

一日午後，白耀平躺在房間床上，隨著耳機的音樂他陷入了沉睡，又來到了意識空間。

進到意識空間後，白耀平想起自己似乎沒有好好的看過這裡，他決定在這意識空間內繞一繞，順便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懷念的回憶。

找著找著，存放記憶的地方有個東西吸引了注意，那是一台手機，即便沒人觸碰螢幕仍持續亮著，畫面上顯示著從胡玥晨傳來的訊息，內容要點開才看的到，勾起我強烈的好奇心。和祈曾提到過胡玥晨過去總是和我談心，即使他沒有繼續多說些什麼，但總覺得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只要我觸碰這台手機便能夠得到答案了吧。

[[伸出手觸碰手機]]

【過去】

我什麼都想起來了，包括那些不願回首的過去也是。

我被拉入回憶之中，被逼迫再次經歷這痛苦。

那天，胡玥晨傳來了訊息希望我們能聊一聊。

由於是假日，我們只通過電話的方式聯繫，但現在的我知道，她只是不願當面和我提起這些。

接通電話之後，電話的另一頭卻遲遲沒有給予回應.....只有微小的、緊促的呼吸聲。

那時的她是什麼表情呢？我不願猜測。

過了許久，帶著微弱而低迷的語調，她開口了。

「我可能...活不久了，真的、真的很痛苦，拚死活著也好，等待死亡也罷，我已經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了，你也能體會這種心情吧。」

「所以我想.....你能不能允許我去死呢，倘若我自殺的話，我算不算...戰勝疾病了呢，這樣的話...一切的痛苦是不是就能結束了。白耀...我能不能...就這樣死去呢.....」

破碎的言語劃破我的胸口，剝奪我的呼吸直到暈眩。我多想出聲制止她的這個想法，話語卻始終卡在喉嚨不得動彈，要一個人繼續忍受痛苦持續下去不是很殘苦嗎，正因為我理解這種掙脫不掉的痛苦，我始終無法要求她努力活下去。

無法擺脫的明天、一再到來的痛楚與困苦、追求解脫的小小願望，我們依舊被囚禁於無盡的網中央。

即便如何嘗試，吐出口的卻只剩下

[[「我.....。」]]

整排對不起(紅的)

【對不起...】

然而道歉並不能挽回一切。

由於病情惡化，長期受苦於疾病的胡玥晨承載不住精神上的壓力，最後決定打電話來向我訴說想法，在她向我說完那段話之後，我始終無法給她答案默許了她的作為，正是此時我感受到了我的無力。

不久之後我便得知胡玥晨嘗試自殺的消息，但由於弟弟及時發現所以成功救了回來。但是...但是，如果弟弟沒有發現的話，那麼我是不是剝奪了本應繼續活下去的生命，我是不是算親手殺了我最重要的朋友呢。

後來胡玥晨的病情奇蹟似的好轉，漸漸地能夠恢復日常生活，但也因此我的愧疚感越發加深，在學校總是刻意避開可能會遇到她的地方，但始終逃不過彼此相遇的命運。我逃跑了。帶著強烈的自責與恐懼逃跑了。她或許對我很是失望吧，至少我無法再接納自己。

「不是這樣的！」和祈的聲音將我從情緒的漩渦中拉了出來。「你不需要這樣責怪自己！你只是不想讓她再受更多的痛苦，你只是希望她能獲得自己所認同的幸福。」

「而且，現在的你是有能力可以處理這一切的，我相信你能夠好好的做出對你們最好的選擇」

最好的選擇...嗎？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真的很想為了過去的事和她道歉，但我們再次相遇，真的有機會能重修舊好嗎？想起之前在學校偶然碰到時那份尷尬感與愧疚感，我又再度陷入了懷疑之中。

還是我們就不要再見了？彼此祝福各自能過著更好的人生.....

>>再次與她聯繫

>>祝福並從此不相見

(>>再次與她聯繫)

不遠處腳步聲傳來，是胡玥晨。

「胡...」我正想開口，卻立刻被打斷了。

「我不是胡玥晨，你知道的。我只是你對胡玥晨的認知所產生的人格而已，對你來說我就是胡玥晨，但你應該要訴說的對象並非是我，而是現實中那位依舊在等著你的那位朋友。」“胡玥晨”認真地對我說道「你有很多的話想講，也有很多的話應該要訴

說。如果你還希望能嘗試找回這一切的話，你知道該如何做的，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接納努力回頭面對現實的好朋友的，盡管他愧疚過逃避過，我們之間的友誼是不會如此輕易的斷絕聯繫的。」

勇敢的面對玥，我不能再退縮了。

一切失去的過往，要從現在開始找回。

回到現實的白耀平鼓起勇氣向胡玥晨聯絡，病情好轉的胡玥晨恢復了元氣，兩人最終還是重修舊好，白耀平向胡玥晨提起自己家裡的近況，而兩人即便畢業也持續連繫分享近況，不時聊起過去的往事，或許他們曾做過錯誤的決定，但至少現在的他們沒有留下遺憾。

結局3

(>>祝福並從此不相見)

「就祝福彼此吧！」

過去的事情多做些什麼也無法改變，既然兩人的關係如今已變成這樣，抱著希望對方能好好活下去的心意祝福她，然後從此不再相見，或許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選擇。

我向和祈點了一下頭表示謝意後便走到交誼廳，看到交誼廳中的胡玥晨，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沒事的」她彷彿是能讀懂我的心思般率先開口。「我能理解你的決定，我也會發自內心的祝福你。」

接著，我看著她的身影在我的眼前變成點點星光，隨後消失在空氣中。

我走到了控制室，企圖回到現實。

-

回到現實的白耀平，拿起手機點開胡玥晨的聊天室，發送了一段很長的訊息，內容大致是在說對於過去的事情的抱歉，以及對於曾經擁有這段情誼的感謝，並希望兩人在往後的生活都能彼此祝福並過得安好。胡玥晨在訊息傳送後不久便回覆了，她也很感謝曾經擁有這段感情，雖然曾經發生了一些事，但她並不怨恨白耀平，她也很希望兩人在往後的日子都能好好生活，兩人也約好日後除非必要否則就不再相見，兩人會在各自的人生路途為彼此應援。

-THE END

結局4

主線2(綠色主線)

志願

「我的志願」

白耀平的腦海中一直浮現這幾個字，想到今天老師在班會課時問了大家這個問題，他便覺得有些不解。

這不是什麼小學生才會被問的問題嗎？老師今天是怎麼了，我的煩惱還不夠多嗎？我還有人格分裂的事情要處理...想到這裡的白耀平更加的苦惱，他只希望能趕快回到家戴上耳機進入自己的音樂世界。

但是我好像也從來沒仔細想過這個問題，平常總是努力在各個場合扮演適合的角色，連「我是誰」這個問題都回答不出來，說起來也是蠻可悲的吧...白耀平轉念一想，又陷入了另一個煩惱迴圈。

最後他也不曉得自己是怎麼回到家的，只記得自己不斷的在人生志願、家庭、自己是誰、人格分裂之間思考，當他回過神來時，自己已經躺在房間床上，手裡拿著手機。

17:50...睡一覺好了...

-

白耀平又來到了意識空間，就如同第一次來到這裡時所見，他看到坐在交誼廳中央長桌旁、正專注於畫畫的彩羽。白耀平看著這個畫面，突然想起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曾說過有個無論如何也想要達成的約定，因此會常常看到他在畫畫。

「是什麼約定讓他如此的專注呢？」白耀平喃喃自語，沒想到還是讓彩羽聽到了。

「你來啦！」彩羽轉過身來面向白耀平。「怎麼不叫我？」

「哦我想說你在認真畫圖，就不打擾你。對了，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

「好啊，不過你先來幫我收這些畫圖用具吧。」彩羽站起身來開始收拾桌邊的東西，白耀平見狀也過去幫忙。在收拾的過程中，白耀平看見桌上放著彩羽剛剛正畫著的圖，是之前他第一次來時曾看到的半成品，現在多了一些色彩還有...兩個人？他們...是誰...？

「那個...彩羽，我可以問一下這兩個人是誰啊？」白耀平唯唯諾諾的開口，不確定這個問題是否恰當，但他心中有股莫名的直覺，認為這是必須問的問題。

「嗯...我想，是時候讓你知道這些事了！」彩羽眼神閃過一絲寬慰。「跟我來我房間

吧！我慢慢說給你聽。」

-

回憶

白耀平跟著彩羽走進了他的房間，牆上貼滿了彩羽的畫作以及一些照片，白耀平看著這些照片，莫名覺得忘記了什麼很重要的事情。

「隨意坐下吧！」彩羽邊說邊坐上他的床鋪。白耀平隨即拉了一張小凳子坐在彩羽旁邊。

彩羽從床頭邊拿下了一張照片，白耀平看見照片中有三個人，一個是他，另外兩個人他覺得很熟悉，但是要回想他們是誰時，心裡卻隱隱作痛，彷彿有一道很深的傷疤刻在心頭，卻想不起來是怎麼了。

「這兩個人是你最好的朋友」彩羽開口。「左邊這個是忻垣稀，右邊是胡玥晨。我想你應該不記得吧？」

忻垣稀...對，好像在那裡聽過...但我想不起來...

胡玥晨！原來那個人格是我的朋友...

「對」白耀平沉默了許久。「能不能跟我多說點他們的事？」

「當然沒問題，我就是來完成這個『使命』的。」

「你們三個在國小就認識了，算是因為你們都有無法讓太多人知道的故事吧：忻垣稀從小就罹患癌症；胡玥晨則是患有白血病，他們成長的過程因為身體不好加上時常進出醫院的關係都沒能交上什麼朋友，你的話我就不多說了。對了，忻垣稀的綽號是小稀，胡玥晨是玥，一個字而已，你則是白耀，你們總是以綽號稱呼對方。他們是最了解你的人，包含你的家庭狀況他們也都能理解，你們時常一起聊天，彼此分享各自的狀況，一直到國三的時候——」講到這裡彩羽的臉突然沉了下來。

「怎麼了？」白耀平抬起頭問道。

「國三的時候小稀死了...」彩羽邊說邊落淚。「因為他在升國中前病情惡化，就算做了手術，身體還是沒有挺過去...就去世了...」

怎麼會...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又怎麼會忘記這樣的事...？白耀平不可置信地看著照片中笑得開朗的男孩，過了好久都說不出話來。

「是說，小稀有留一封信給你」彩羽擦乾了眼淚，從枕頭下拿出了一封信。「我怕忘記所以一直收在這裡，你打開來看一下吧。」

-

約定

嗨！白耀，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應該已經在天堂快樂的畫畫了吧！

你也知道的，我從小就喜歡畫畫，長大後想成為一位厲害的畫家，你跟玥還說過等我長大出名之後要來我的畫展，還記得吧？可惜這個身體不允許我完成這個夢想...

但我還是很開心！能認識你跟玥，我們能一起分享快樂、分享痛苦，一起說著只有我們懂的話題，一起去好多好多地方玩，一起過了好多春夏秋冬...

就算我不在了，你也要好好的照顧玥，她一直都蠻擔心自己的身體的，如果她想做什麼傻事也希望你能勸勸她，我不希望太早看到她哦！

最後就是，如果可以的話，我真的想請你幫我完成當畫家的夢想...

我知道這是我們之前隨便說好的約定，但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你真的能完成...反正我就再講一次啦哈哈哈

好啦，那就這樣了，不可以忘記我喔！

忻垣稀(小稀)

-

抉擇

看完忻垣稀留下的信之後，白耀平哭到久久不能自己，他沒想到自己忘記了這麼重要的朋友，還有這麼重大的約定，坐在他身旁的彩羽也跟著留下了淚水。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努力在畫畫」彩羽打破了沉默。「我是你想要完成朋友遺願的心意所創造出來的人格。」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想法，但對我來說是最最最重要的事，如果可以的話，我非常希望你能完成這個約定。」彩羽繼續說。

白耀平開始思考自己是否能答應這件事。對他來說，朋友的心願雖然很重要，但家裡的狀況是否允許他可以這麼做，還有他自己人格分裂的狀況也是一個考量的原因，他必須要思考所有事情之間的平衡。

「你願意接受嗎？」過了許久，彩羽正面望向白耀平的雙眼，堅定地問著他。

>>我...我不行

>>好，我願意

-

(>>我...我不行)

「我...我沒辦法...」白耀平慢慢地吐出這幾個字。

「這對我來說真的太沉重了！我沒有小稀的天賦，我還有家裡的情況要處理，我甚至連哥哥和媽媽吵架的事情都解決不了...我怎麼能...」

「我知道了」彩羽低下頭來。「那我會尊重你的想法，因為我相信你一定是會做對自己來說最好的決定的人。」

「彩羽...」

「不用愧疚，雖然沒辦法達成約定，小稀一定會諒解你的，他會知道你是做了對自己最好的選擇；而我的使命也達成了。」彩羽溫柔地看著白耀平說道。

「使命？你剛剛就講過使命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白耀平不解的看著彩羽。

「我們這些人格每個人都有各自的使命，但最重要的共同目標都是要幫助你改變自己——幫助你成為更好的白耀平，當我們沒辦法達成使命時，就會在你眼前消失，但我們沒有不見，只是你再也看不到我們了。」

說完，彩羽便化成一些銀色的光芒，消失在空氣中。

-

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回到現實的白耀平，回想剛剛彩羽所說的故事，一直覺得遺憾像魚刺般卡在他的喉嚨，不曉得應該怎麼做才好。

「我相信你一定是會做對自己來說最好的決定的人。」彩羽的話縈繞在他心頭上。究竟什麼才是最好的決定？

-

距離上次和彩羽聊天後又過了一陣子，這陣子家裡仍然維持著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景象，雖然白耀平對於這個狀況已經見怪不怪，但每當他想起彩羽最後對他說的那些話，他便會陷入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狀態。

「我相信你一定是會做對自己來說最好的決定的人。」

什麼才是最好？按照我的人生現在的情況來講，把自己人格分裂的狀態處理、治療好，還有讓家裡又恢復以往和平的樣子，應該是最重要的事情沒錯，但我應該怎麼做？我總覺得我應該做點什麼，也許是從媽媽下手，也許是從哥哥下手...白耀平陷入了沉思。

這時，外頭的爭執聲及玻璃破掉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他決定走到外頭看看情況。

-

(>>好，我願意)

「我願意」白耀平慢慢地吐出這幾個字。

「我想完成忻...小稀的夢想！我想做到和朋友答應過的事。」白耀平肯定的看著彩羽說。

「真的嗎！」彩羽興奮地抓著白耀平的肩膀。「你真的願意完成這個夢想？」

「沒...沒錯...我覺得這就是我這一生該做的事，雖然我自己也不曉得為什麼能這麼肯定...但也許冥冥之中小稀也會幫助我的吧？」

「太好了！我們一起完成吧！」彩羽開心的在房間跳來跳去，白耀平心中不知為何第一次有了這種踏實溫暖的感覺，感覺人生又多了一個不同的意義。

-

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回到現實的白耀平，回想剛剛彩羽所說的故事，還有忻垣稀所留下來的信，他的內心莫名多了一股力量，覺得自己的人生是充滿意義的。

我想，我找到我的志願了吧！

-

距離上次和彩羽聊天後又過了一陣子，這陣子家裡仍然維持著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景象，雖然白耀平對於這個狀況已經見怪不怪，但每當他想到要怎麼和媽媽提起成為畫家這個夢想，他便會陷入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狀態。

按照我的人生現在的情況來講，先讓家裡恢復以往和平的樣子，再去完成這個夢想，應該是最正確、最不會出錯的方法，但哥哥和媽媽每次都吵這麼兇...而且貿然提起想當畫家這件事，應該會讓媽媽直接大爆發...我總覺得我應該做點什麼，也許是從媽媽下手，也許是從哥哥下手...白耀平陷入了沉思。

這時，外頭的爭執聲及玻璃破掉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他決定走到外頭看看情況。

爆發

走出房門的白耀平看到哥哥的房門半開，地上散落著酒瓶打破所造成的玻璃碎片。

「今天補習班老師又打電話來，他說你昨天的數學課又翹課了。」

「已經第五次了，白彥平。」

「媽媽把你送去補習班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你的將來啊！媽媽是為了你好，希望你可

以出人頭地，你有感受到媽媽的用心良苦嗎？」

「你有看到媽媽為你做了多少事嗎？媽媽是愛你才會這樣的啊！」

「媽，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白彥平從書桌前用力站起身，椅子順勢往後撞上牆壁。

「我不喜歡去補習班，我想做自己的事。」

「白耀平，你來幫忙勸勸你哥好嗎？」

「媽媽也為你做了不少事對吧？媽媽是——」

這也許是機會，我應該說點什麼！突然一個想法閃過白耀平的腦海。

「媽」白耀平打斷媽媽的話。

「我知道妳很愛我，也很愛哥，但我們已經高中了，我們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可以為自己的未來打算。媽媽，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可以一起聊一下嗎？」

雖然已是日常，但今天看著兩個兒子都忤逆自己，劉雪綾心中燃起一股莫名的火。

「你們都這樣...那...那我乾脆去死好了！」劉雪綾瘋狂的大吼著。

隨後，她拿起桌上的安眠藥，一口氣將整罐全吞進了肚子裡。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劉雪綾都不太記得了，印象中只聽到兩個兒子的驚呼聲以及救護緩緩開過來的聲音。

-

「這是哪裡？」劉雪綾看著四周一片白光疑惑的說道。

接著，她聽到遠處傳來了嬉笑聲。她朝著聲音的來源走近，映入眼簾的是他們一家四口以前一同坐在餐桌上吃飯聊天的畫面。

劉雪綾看著這個畫面，才想到原來這個家曾經這麼溫暖、這麼美好，而如今變成完全不同的樣子，不禁流下了眼淚。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劉雪綾哭著說。說完，她便醒了。

-

劉雪綾睜開雙眼，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丈夫和兩個兒子都陪在自己身旁，她翻了翻身子告訴他們她已經醒了。

「媽你還好嗎？」「我去叫醫生來！」

劉雪綾沒有理會他們，只是不斷回想剛剛那個夢，並思考自己這些年來做錯了什麼。

過了許久，她決定開口坦承一切。

「媽媽要和你們說對不起」劉雪綾看著醫院病房的天花板說著。「是我做得太過火

了」

「在我醒來之前，我看到了我們家以前的畫面，看到了小時候的彥平和耀平，看到我們家四個人歡樂的坐在餐桌前吃飯的樣子，我突然...」講到這裡劉雪綾開始啜泣。

「我突然覺得好對不起你們」

看著躺在病床上流淚的媽媽，白耀平和白彥平一時之間不曉得該如何反應。在他們的印象中，沒有看過媽媽這麼虛弱地道歉的樣子。

「以後媽媽會尊重你們的想法的，你們就照著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吧！」

白耀平和哥哥互換了一個眼神，彼此心中都浮現了一個念頭。

「謝謝妳，媽。」白彥平率先開口。「還有...對不起，過去我總是和妳吵架，而且還吵得很兇...」白彥平眼神裡透露出著愧疚。

「我想成為一名專業的調酒師，媽，妳可以支持我嗎？」

「當然好，我的寶貝。」劉雪綾看著自己的大兒子說道。接著，她看向自己的小兒子。「耀平呢？」

(結局4)前面彩羽消失，繼續照媽媽安排

「媽。」白耀平站在媽媽的病床邊說著。

「等妳出院後，帶我去妳一直想讓我去的補習班看一下吧。」

雖然曾經和彩羽一起討論過自己的人生還有夢想這件事，也知道小稀一直以來都抱有成為成功的畫家的夢想，並希望我可以幫他達成...但我還是想照著我的想法過日子。我想，這應該才是最好的決定。白耀平心中想著。

「這...你真的想這樣過生活嗎？」劉雪綾不可置信地看著白耀平。

白耀平點了點頭。

「我知道了。」

-

劉雪綾出院後，如同之前答應的，帶了白耀平去補習班，而白耀平也決定繼續遵照著母親的想法過生活。

白彥平則是搬離家中，到一間酒吧學習專業的調酒技巧，偶爾回來看看爸媽還有弟弟。

從此這個家再也沒有紛爭，一家四口過著比起以往可以說是幸福美滿的日子。

-THE END-

(結局5)與彩羽溝通成功，決定完成忻垣稀的夢想

「媽。」白耀平站在媽媽的病床邊說著。

「我想離開家裡。」

「我想成為一名畫家。」

因為和彩羽一起討論過自己的人生還有夢想，也知道小稀一直以來都抱有成為成功的畫家的夢想，並希望我可以幫他達成。我想要完成朋友沒能完成的夢！白耀平在心中想著。

「好...我知道了。」劉雪綾沉默了半晌，想到兩個兒子都將離她而去，不禁有點落寞，但她隨即改變了想法：應該要放手讓孩子自由！

「媽媽會支持你的！」劉雪綾抬起頭堅定的望向白耀平。

「對了，」白耀平再度開口。「我可以請你答應我一件事嗎？」

「什麼事？」

「就是...因為我和哥哥都要離開家裡，沒辦法常常陪伴媽媽，希望媽媽可以找到喜歡的事情做，還有...好好照顧自己。」

-

劉雪綾出院後回到了家中，她開始學習種花及刺繡，努力將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加充實。

白耀平和白彥平則是雙雙搬離家中，一個到一間極有名的畫室當了學徒；一個到一間酒吧學習專業的調酒技巧，兩兄弟也約好偶爾回來看看爸媽。

從此這個家再也沒有紛爭，一家四口過著比起以往可以說是幸福美滿的日子。

-THE END-

(加上支線內容的結局4&5)

01

【爆發】

走出房門的白耀平看到哥哥的房門半開，地上散落著酒瓶打破所造成的玻璃碎片。

「今天補習班老師又打電話來，他說你昨天的數學課又翹課了。」

「已經第五次了，白彥平。」

「媽媽把你送去補習班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你的將來啊！媽媽是為了你好，希望你
可以出人頭地，你有感受到媽媽的用心良苦嗎？」

「你有看到媽媽為你做了多少事嗎？媽媽是愛你才會這樣的啊！」

「媽，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白彥平從書桌前用力站起身，椅子順勢往後撞上牆壁。

「我不喜歡去補習班，我想做自己的事。」

「白耀平，你來幫忙勸勸你哥好嗎？」

「媽媽也為你做了不少事對吧？媽媽是——」

這也許是機會，我應該說點什麼！突然一個想法閃過白耀平的腦海。

「媽」白耀平打斷媽媽的話。

「我知道妳很愛我，也很愛哥，但我們已經高中了，我們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可以為
自己的未來打算。媽媽，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可以一起聊一下嗎？」

雖然已是日常，但今天看著兩個兒子都忤逆自己，劉雪綾心中燃起一股莫名的火。

「你們都這樣...那...那我乾脆去死好了！」劉雪綾瘋狂的大吼著。

隨後，她拿起桌上的安眠藥，一口氣將整罐全吞進了肚子裡。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劉雪綾都不太記得了，印象中只聽到兩個兒子的驚呼聲以及救護緩
緩開過來的聲音。

【陪伴】

媽媽陷入了昏迷送去了醫院，現在還在觀察當中，現在是爸爸在醫院等著，我和哥哥
則被說服回到了家裡。

躺在房間床上的我無所適從，任憑無力感蔓延全身，久違的寂靜卻是又如此的寂寞，
剎那間彷彿爭吵也成了美好的回憶.....果然我還是無法接收失去身邊的人。

進到意識空間後，彩羽他們花了好長的時間陪著我聊天，試圖激勵我恢復精神，心中湧起一份欣慰，卻也夾雜著些許愧疚感，作為回報，我能不能達到彩羽他們的期待呢，但說起來他們最在乎的應該是我有沒有好好的達成自己的心願吧，既然如此我便要好好的面對自己才行。

我讓彩羽他們去休息並讓我自己靜一靜，我決定在這意識空間內繞一繞，順便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懷念的回憶，有媽媽在的日子雖然不太平靜，但這才是我們一家人的樣貌。

我找到了許多過往的記憶，全家一同出遊的照片，雖然更多是看見媽媽責罵我們的過去，但回憶起來還是無比感慨。

找著找著，存放記憶的地方有個東西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一台手機，即便沒人觸碰螢幕仍持續亮著，畫面上顯示著從胡玥晨傳來的訊息，內容要點開才看的到，勾起我強烈的好奇心。彩羽曾說過胡玥晨跟我曾是朋友，人格中的胡玥晨便是以現實中的她所形象化而成的，我不確定現實中的她現在過得如何，但只要我觸碰這台手機便能夠得到答案了吧。

[[伸出手觸碰手機]]

*

【過去】

我什麼都想起來了，包括那些不願回首的過去也是。

我被拉入回憶之中，被逼迫再次經歷這痛苦。

那天，胡玥晨傳來了訊息希望我們能聊一聊。

由於是假日，我們只通過電話的方式聯繫，但現在的我知道，她只是不願當面和我提起這些。

接通電話之後，電話的另一頭卻遲遲沒有給予回應.....只有微小的、緊促的呼吸聲。

那時的她是什麼表情呢？我不願猜測。

過了許久，帶著微弱而低迷的語調，她開口了。

「我可能...活不久了，真的、真的很痛苦，拚死活著也好，等待死亡也罷，我已經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了，你也能體會這種心情吧。」

「所以我想.....你能不能允許我去死呢，倘若我自殺的話，我算不算...戰勝疾病了呢，這樣的話...一切的痛苦是不是就能結束了。白耀...我能不能...就這樣死去呢.....」

破碎的言語劃破我的胸口，剝奪我的呼吸直到暈眩。我多想出聲制止她的這個想法，話語卻始終卡在喉嚨不得動彈，要一個人繼續忍受痛苦持續下去不是很殘苦嗎，正因為我理解這種掙脫不掉的痛苦，我始終無法要求她努力活下去。

無法擺脫的明天、一再到來的痛楚與困苦、追求解脫的小小願望，我們依舊被囚禁於無盡的網中央。

即便如何嘗試，吐出口的卻只剩下

[[「我.....。」]]

*

整排對不起(紅的)

*

【找回】

「！！」

一股力量強行將我拉離回憶當中，恢復知覺，我感受到彩羽正緊緊的抱著我。

「不是這樣的，你只是不想讓她再受更多的痛苦，你只是希望她能獲得自己所認同的幸福。」眼眶泛著淚，彩羽有點慌張地對我說，緊抱的雙手沒有要鬆開的跡象。

我都知道，我只是希望她能做出自己認為最好的選擇而已。但這無法改變我差點親手送別一位朋友的事實。

由於病情惡化，長期受苦於疾病的胡玥晨承載不住精神上的壓力，最後決定打電話來向我訴說想法，在她向我說完那段話之後，我始終無法給她答案默許了她的作為，正是此時我感受到了我的無力。

不久之後我便得知胡玥晨嘗試自殺的消息，但由於弟弟及時發現所以成功救了回來。

但是...但是，如果弟弟沒有發現的話，那麼我是不是剝奪了本應繼續活下去的生命，我是不是算親手殺了我最重要的朋友呢。

後來胡玥晨的病情奇蹟似的好轉，漸漸地能夠恢復日常生活，但也因此我的愧疚感越發加深，在學校總是刻意避開可能會遇到她的地方，但始終逃不過彼此相遇的命運。

我逃跑了。帶著強烈的自責與恐懼逃跑了。她或許對我很是失望吧，至少我自己是如此，即便知道她很可能像往常一樣用溫柔的話語接納我，但我始終不知道該以何種表情面對她。

我感覺到了眼淚滴落，在內心深處滴下一波波漣漪，我握緊彩羽的雙手，卻還是不知道從何處開口。

不遠處腳步聲傳來，和祈趕過來觀察狀況，還有.....

胡玥晨。

「胡...」我正想開口，卻立刻被打斷了。

「我不是胡玥晨，你知道的。我只是你對胡玥晨的認知所產生的人格而已，對你來說我就是胡玥晨，但你應該要訴說的對象並非是我，而是現實中那位依舊在等著你的那位朋友。」“胡玥晨”認真地對我說道「你有很多的話想講，也有很多的話應該要訴說。如果你還希望能嘗試找回這一切的話，你知道該如何做的，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接納努力回頭面對現實的好朋友的，盡管他愧疚過逃避過，我們之間的友誼是不會如此輕易的斷絕聯繫的。」

啊啊...即便是現在胡玥晨的溫柔也在救贖我，從以前到現在，兩位陪伴在我身邊的朋友支持著我，在我失落時給我激勵，在我恐懼時為我挺身，接受如此恩情的我似乎不該再逃避了，勇敢的面對吧，我對自己低語，小稀也不希望我們三人的羈絆就此斷絕吧。

承載起小稀的願望，勇敢的面對玥，我不能再退縮了。

抬起頭，我向三人露出堅定的眼神，彩羽努力的擦乾淚水，和祈向我伸出手，“胡玥晨”則對我露出溫柔的微笑。

一切失去的過往，要從現在開始找回。

我彷彿到了現實中哥哥呼喊的聲音，似乎是通知我要過去醫院看看，意識空間中的我們朝控制室走去。

[[去醫院]]

「這是哪裡？」劉雪綾看著四周一片白光疑惑的說道。

接著，她聽到遠處傳來了嬉笑聲。她朝著聲音的來源走近，映入眼簾的是他們一家四口以前一同坐在餐桌上吃飯聊天的畫面。

劉雪綾看著這個畫面，才想到原來這個家曾經這麼溫暖、這麼美好，而如今變成完全不同的樣子，不禁流下了眼淚。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劉雪綾哭著說。說完，她便醒了。

【終章-自我】

劉雪綾睜開雙眼，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丈夫和兩個兒子都陪在自己身旁，她翻了翻身子告訴他們她已經醒了。

「媽你還好嗎？」「我去叫醫生來！」

劉雪綾沒有理會他們，只是不斷回想剛剛那個夢，並思考自己這些年來做錯了什麼。

過了許久，她決定開口坦承一切。

「媽媽要和你們說對不起」劉雪綾看著醫院病房的天花板說著。「是我做得太過火了」

「在我醒來之前，我看到了我們家以前的畫面，看到了小時候的彥平和耀平，看到我們家四個人歡樂的坐在餐桌前吃飯的樣子，我突然...」講到這裡劉雪綾開始啜泣。

「我突然覺得好對不起你們」

看著躺在病床上流淚的媽媽，白耀平和白彥平一時之間不曉得該如何反應。在他們的印象中，沒有看過媽媽這麼虛弱地道歉的樣子。

「以後媽媽會尊重你們的想法的，你們就照著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吧！」

白耀平和哥哥互換了一個眼神，彼此心中都浮現了一個念頭。

「謝謝妳，媽。」白彥平率先開口。「還有...對不起，過去我總是和妳吵架，而且還吵得很兇...」白彥平眼神裡透露出著愧疚。

「我想成為一名專業的調酒師，媽，妳可以支持我嗎？」

「當然好，我的寶貝。」劉雪綾看著自己的大兒子說道。接著，她看向自己的小兒子。「耀平呢？」

「媽。」白耀平站在媽媽的病床邊說著。

「我想離開家裡。」

「我想成為一名畫家。」

因為和彩羽一起討論過自己的人生還有夢想，也知道小稀一直以來都抱有成為成功的畫家的夢想，並希望我可以幫他達成。我想要完成朋友沒能完成的夢！白耀平在心中想著。

「好...我知道了。」劉雪綾沉默了半晌，想到兩個兒子都將離她而去，不禁有點落寞，但她隨即改變了想法：應該要放手讓孩子自由。

「媽媽會支持你的！」劉雪綾抬起頭堅定的望向白耀平。

「對了，」白耀平再度開口。「我可以請你答應我一件事嗎？」

「什麼事？」

「就是...因為我和哥哥都要離開家裡，沒辦法常常陪伴媽媽，希望媽媽可以找到喜歡的事情做，還有...好好照顧自己。」

劉雪綾出院後回到了家中，她開始學習種花及刺繡，努力將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加充實。

白耀平和白彥平則是雙雙搬離家中，一個到一間有名的畫室當了學徒；一個到一間酒吧學習專業的調酒技巧，兩兄弟也約好偶爾回來看看爸媽。

除此之外，白耀平鼓起勇氣向胡玥晨聯絡，病情好轉的胡玥晨恢復了元氣，兩人最終還是重修舊好，白耀平向胡玥晨提起自己想幫忻垣稀完成願望的目標，而胡玥晨也支持白耀平這份心意，兩人即便畢業也持續連繫分享近況，不時聊起過去的往事，或許他們曾做過錯誤的決定，但至少現在的他們沒有留下遺憾。

有了決心的白耀平不再迷茫，彩羽他們也只有偶爾出現幫忙提出想法，白耀平也極少在進去意識空間了，而不知從哪天起，他發現自己已經不再能進入那腦海中的空間，彩羽他們也消失在他的生活中，但白耀平感覺的到他們仍在自己心裡，默默地為自己加油打氣。

自此之後家裡不再有激烈的紛爭，找到自己目標的一家人們也總算維持著和樂的日常，朝著自己認可的人生邁進。

-THE END-

02

【茫然】

媽媽陷入了昏迷送去了醫院，現在還在觀察當中，現在是爸爸在醫院等著，我和哥哥則被說服回到了家裡。

躺在房間床上的我無所適從，任憑無力感蔓延全身，久違的寂靜卻是又如此的寂寞，剎那間彷彿爭吵也成了美好的回憶.....果然我還是無法接收失去身邊的人。

進到意識空間後，我獨自一人呆著，我嘗試恢復精神，心中卻還是充斥著空虛，也夾雜著些許愧疚感，作為回報，彩羽消失後我仍然在迷茫中，不知道該何去何從。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個方向，雖然彩羽告訴我我的朋友忻垣稀希望我能完成他的夢想，但我沒有自信能夠做到，難不成我缺乏的是向前的勇氣嗎

沒有勇氣的我無法在抬頭向前了嗎？

就彷彿被審判般心中似乎被重重的一擊。

不，別在想這些事了，去別的地方轉換心情吧，我決定...

[[去找和祈]]

[[去其他地方繞繞]]

*

【去其他地方繞繞】

我決定在這意識空間內繞一繞，順便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懷念的回憶，有媽媽在的日子雖然不太平靜，但這才是我們一家人的樣貌。

我找到了許多過往的記憶，全家一同出遊的照片，雖然更多是看見媽媽責罵我們的過去，但回憶起來還是無比感慨。

找著找著，存放記憶的地方有個東西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一台手機，即便沒人觸碰螢幕仍持續亮著，畫面上顯示著從胡玥晨傳來的訊息，內容要點開才看的到，勾起我強烈的好奇心。彩羽曾說過胡玥晨跟我曾是朋友，人格中的胡玥晨便是以現實中的她所形象化而成的，我不確定現實中的她現在過得如何，但只要我觸碰這台手機便能夠得到答案了吧。

[[伸出手觸碰手機]]

*

【過去】

我什麼都想起來了，包括那些不願回首的過去也是。

我被拉入回憶之中，被逼迫再次經歷這痛苦。

那天，胡玥晨傳來了訊息希望我們能聊一聊。

由於是假日，我們只通過電話的方式聯繫，但現在的我知道，她只是不願當面和我提起這些。

接通電話之後，電話的另一頭卻遲遲沒有給予回應.....只有微小的、緊促的呼吸聲。

那時的她是什麼表情呢？我不願猜測。

過了許久，帶著微弱而低迷的語調，她開口了。

「我可能...活不久了，真的、真的很痛苦，拚死活著也好，等待死亡也罷，我已經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了，你也能體會這種心情吧。」

「所以我想.....你能不能允許我去死呢，倘若我自殺的話，我算不算...戰勝疾病了呢，這樣的話...一切的痛苦是不是就能結束了。白耀...我能不能...就這樣死去呢.....」

破碎的言語劃破我的胸口，剝奪我的呼吸直到暈眩。我多想出聲制止她的這個想法，話語卻始終卡在喉嚨不得動彈，要一個人繼續忍受痛苦持續下去不是很殘苦嗎，正因為我理解這種掙脫不掉的痛苦，我始終無法要求她努力活下去。

無法擺脫的明天、一再到來的痛楚與困苦、追求解脫的小小願望，我們依舊被囚禁於無盡的網中央。

即便如何嘗試，吐出口的卻只剩下

[[「我.....。」]]

*

整排對不起

*

【對不起...】

然而道歉並不能解決挽回一切。

由於病情惡化，長期受苦於疾病的胡玥晨承載不住精神上的壓力，最後決定打電話來向我訴說想法，在她向我說完那段話之後，我始終無法給她答案默許了她的作為，正是此時我感受到了我的無力。

不久之後我便得知胡玥晨嘗試自殺的消息，但由於弟弟及時發現所以成功救了回來。

但是...但是，如果弟弟沒有發現的話，那麼我是不是剝奪了本應繼續活下去的生命，我是不是算親手殺了我最重要的朋友呢。

後來胡玥晨的病情奇蹟似的好轉，漸漸地能夠恢復日常生活，但也因此我的愧疚感越發加深，在學校總是刻意避開可能會遇到她的地方，但始終逃不過彼此相遇的命運。

我逃跑了。帶著強烈的自責與恐懼逃跑了。她或許對我很是失望吧，至少我無法再接納自己。

無法鼓勵胡玥晨的我，無法回應忻垣稀和彩羽期望的我，無法直面克種困境的我，如今將要失去更多的我。

我什麼都沒辦法改變。

我什麼都沒辦法拯救。

我什麼都沒辦法給予。

我什麼都沒辦法接納。

我什麼都沒辦法期待。

我什麼都沒辦法.....

「那就讓一切結束吧。」

無視近乎窒息的胸口。

無視不斷滴落的淚水。

無視錯愕地趕來的“胡玥晨”。

我頭也不回的奔向控制室。

【終章-休止符】

生命不斷地在我眼前逝去。

我踩著樓梯上升、上升、上升、上升、上升、上升、上升、停下，就像是我激昂的情緒。

我來到頂樓，強勁的冷風吹拂卻不能動搖我半分。

由於自己的無能，我已經失去得夠多了，這樣的我無法再向未來祈禱。

生命就距離我僅僅一步的距離。

忽略來自內心的各種噪音，就如同平時隔絕房外的吵鬧聲一樣。

所有的一切都已預備，帶著早已不重要的決心，我看見了自己

下墜

下墜

下墜

下墜

下墜

下墜

下墜

生命不斷地在我眼前逝去，下一個就輪到我了。

-THE END-

03

【去找和祈】

我決定去找和祈，這種時候有人陪著總比一個人等待好，我們花了蠻長一段時間待著，和祈持續試圖激勵我恢復精神，但我多少還是有點失落。自從我沒能答應彩羽完成他的請求後，彩羽便消失了，似乎是知道心願無法完成，也不願意逼迫我接下這份責任，因此回歸本質回到了我的身上吧，說起來和祈之後也會跟我統合成一個人格嗎？還有胡玥晨，那個人格似乎有點特殊，出於好奇我決定問問和祈。

「我有點問題想問。」我向和祈開口「彩羽之前告訴我原本我有兩位朋友，其中一位便是胡玥晨，在這個意識空間內的胡玥晨似乎是根據我對他的印象所構成的人格，但現在的我沒有想起來，說起來，不知道現實中的胡玥晨現在如何……」

「有些事情還是遺忘了比較好。」和祈只是這麼說。

雖然不太清楚剛才怎麼了，但我決定不予理會。和祈繼續陪我聊著天，讓我的心情好受了些。媽媽一定會沒事的，然後我們會努力朝更好的方向前進。

想起來從人格分裂之後我與和祈似乎常常這樣聊天，由於分裂支後也只產生一個人格，在碩大的意識空間中，我們經常在其中一人的房間內如此交談、分享心情。每次看著空曠的交誼廳，我總想著若是更多的人格的話這裡會不會更熱鬧呢？不過空想終歸空想，我並沒有特別在乎這些。

和祈也有不願告訴我的事，為了不再讓我為過去的煩惱感到痛苦，和祈似乎幫我特別保存了一些記憶，希望我不要在為過去的事情所苦，好好的看向前方。

她還建議我去多交幾個朋友，一直以來我都獨來獨往的，說不定有了朋友後我更能發現日常中的美好時刻吧。

突然間，我彷彿到了現實中哥哥呼喊的聲音，似乎是通知我要過去醫院看看，意識空間中的我跟和祈朝控制室走去。

[[去醫院]]

*

「這是哪裡？」劉雪綾看著四周一片白光疑惑的說道。

接著，她聽到遠處傳來了嬉笑聲。她朝著聲音的來源走近，映入眼簾的是他們一家四口以前一同坐在餐桌上吃飯聊天的畫面。

劉雪綾看著這個畫面，才想到原來這個家曾經這麼溫暖、這麼美好，而如今變成完全不同的樣子，不禁流下了眼淚。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劉雪綾哭著說。說完，她便醒了。

*

【終章-遺忘】

劉雪綾睜開雙眼，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丈夫和兩個兒子都陪在自己身旁，她翻了翻身子告訴他們她已經醒了。

「媽你還好嗎？」「我去叫醫生來！」

劉雪綾沒有理會他們，只是不斷回想剛剛那個夢，並思考自己這些年來做錯了什麼。

過了許久，她決定開口坦承一切。

「媽媽要和你們說對不起」劉雪綾看著醫院病房的天花板說著。「是我做得太過火了」

「在我醒來之前，我看到了我們家以前的畫面，看到了小時候的彥平和耀平，看到我們家四個人歡樂的坐在餐桌前吃飯的樣子，我突然...」講到這裡劉雪綾開始啜泣。

「我突然覺得好對不起你們」

看著躺在病床上流淚的媽媽，白耀平和白彥平一時之間不曉得該如何反應。在他們的印象中，沒有看過媽媽這麼虛弱地道歉的樣子。

「以後媽媽會尊重你們的想法的，你們就照著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吧！」

白耀平和哥哥互換了一個眼神，彼此心中都浮現了一個念頭。

「謝謝妳，媽。」白彥平率先開口。「還有...對不起，過去我總是和妳吵架，而且還吵得很兇...」白彥平眼神裡透露出著愧疚。

「我想成為一名專業的調酒師，媽，妳可以支持我嗎？」

「當然好，我的寶貝。」劉雪綾看著自己的大兒子說道。接著，她看向自己的小兒子。「耀平呢？」

剎那間白耀平好像要想起什麼，但又什麼都沒想到。

白耀平突然覺得自己似乎沒有特別希望達成的目標，不如說照著媽媽的想法生活也好，有著普通而和平的日子便是他所希望的吧。

「媽。」白耀平站在媽媽的病床邊說著。

「等妳出院後，帶我去妳一直想讓我去的補習班看一下吧。」

「這...你真的想這樣過生活嗎？」劉雪綾不可置信地看著白耀平。

白耀平點了點頭。

「我知道了。」

-

劉雪綾出院後，如同之前答應的，帶了白耀平去補習班，而白耀平也決定繼續遵照著母親的想法過生活。

白彥平則是搬離家中，到一間酒吧學習專業的調酒技巧，偶爾回來看看爸媽還有弟弟。

從此這個家再也沒有紛爭，一家四口過著比起以往可以說是幸福美滿的日子。

-THE END-